



电影文学剧本

艳阳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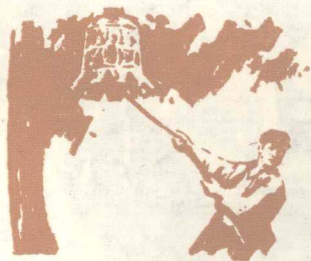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艳阳天

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

浩然同名小说集体改编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艳 阳 天 (电影文学剧本)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字数 5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1}{16}$ 插页 4

197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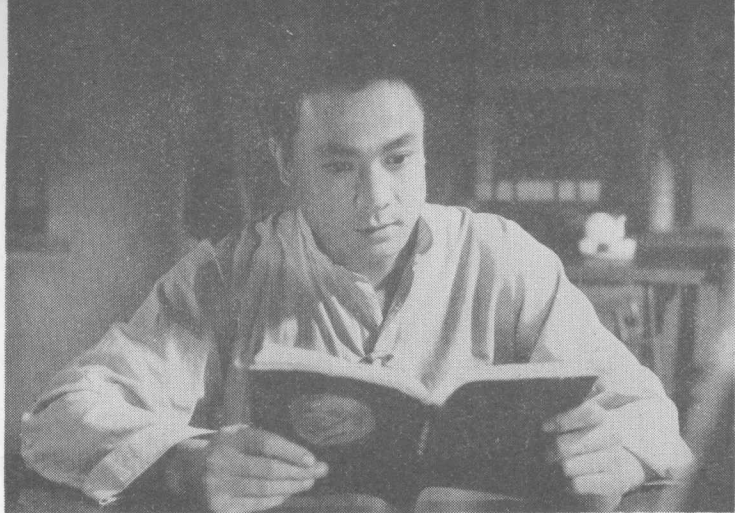
197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254

定价 0.27 元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

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肖长春，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带头人。



马之悦唆使马连福在干部会上吵着要按土地分红，肖长春严正指出这是“走回头路”。



马老四举鞭要打忘本的儿子，肖长春拦住他说：“我跟连福都是苦水里泡大的，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哇！”



区委书记王国忠指示东山坞干部，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打好麦收这一仗。

以肖长春为首的社委会撤了马立本的职，选拔共青团员韩小乐当了会计。



小石头失踪后，肖老大捧着带血的小“手枪”悲痛万分，肖长春帮助父亲从中认识阶级斗争。



肖长春识破敌人妄图破坏麦收、搞垮农业社的阴谋，压住悲愤，扛起铡刀，大踏步走向场院。



在肖长春帮助下，李乡长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悔悟了，与马之悦展开了无情的斗争。



东山坞人民胜利了。公安机关逮捕了马之悦和马小辫，前进在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上的东山坞，永远是春光明媚的艳阳天。

序 幕

深夜。电闪雷鸣，暴风雨袭击着沉睡的东山坞。

洪水顺着梯田奔泻而下，冲塌了梯田的石壁，汹涌着，卷倒了梯田里生长的大片快要成熟的庄稼。

天空中乌云漫卷，一道闪电，划破乌云密布的天空。写在村口影壁墙上的“东山坞”三个大字，和一棵挂着大钟的老槐树，在闪电中闪现出来。

低沉有力的旁白：

一九五六年秋天，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，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。在这严重的灾害面前，使每个人都要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雨过天晴。

山坡上，东山坞农业社的社员们在紧张地修理着被洪水冲毁了梯田。

肖长春，一个二十七、八岁的青年，英俊憨厚。他两只手抠住一块大石头，“嘿”的一声抱了起来；他满脸是汗，抱着大石头，转身向坡下走去。

韩德大、韩小乐、焦克礼等棒小伙子抬着大石条，喊着号子，在梯田上走着。

韩德旺等在重砌梯田的石壁。

马翠清、德旺妻等女社员，在泥泞里把被洪水冲倒了的庄稼一棵棵地扶起来。

远处突然传来党支部委员、团支部书记焦淑红急迫的喊声：“长春哥！”

人们闻声转脸望去，只见焦淑红从村道上匆匆跑来，边跑边喊：“长春哥！马队长又出车了，谁也拦不住。”跑到坡下喘吁吁地指着远处驰来的大车喊：“他们把麦种拉走了！”

肖长春跃身从梯田的石壁上跳下，向驰来的大车奔去，一边高声喊道：“站住！站住！”

赶车的马连福——生产队一队队长，看了一眼跑着的肖长春，毫不理会，继续驱车飞驰。

肖长春急奔至大车前，一把勒住头马的缰绳，头马跑了几步，嘶叫着，跃起前蹄。肖长春一边喊着：“吁——”一边用力拉住缰绳不放，大车猛地停住了。

焦淑红、韩小乐、韩德大等随后赶来，纷纷说：“长春哥，不能让他走！”

肖长春走到气呼呼的马连福跟前，劝说地：“连福哇，咱们是农业社，这点困难吓不住咱们。”

马连福竖起两眼：“我听马支书的！”说着跳上大车，搬开车闸，甩起鞭子，赶车欲走。

肖长春猛地关住车闸，顺手夺过马连福手里的鞭子。

这时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——穿戴整齐的马之悦骑着自行车从村里驶来，老远就吵嚷着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”

马连福上前一步说：“马支书，肖长春不让走。”

肖长春把大车磨回去，说：“马主任，你们背着大伙儿拿国家的贷款跑买卖，这会儿又要折腾麦种，你们走的这是邪道儿！”

从村里追赶着大车的副主任韩百仲这时赶到了，接茬说：“长春说得对！”

“对？”马之悦转向韩百仲说：“韩主任，他一个民兵排长，大话一说，两手一甩，不管了。可是东山坞几百张嘴都得跟我这当家人要吃的……”

肖长春猛回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不对！东山坞还有几百双手！只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儿走下去，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们也顶得住！”猛一甩鞭子：“驾！”大车驶动，向村子方向走去。

初春。晨曦洒满大地。东山坞的社员们在大片的土地上拉犁播种。

焦克礼拉耧，肖长春撒种，麦种被均匀地撒在垄沟里。

刚出土的麦苗，一片嫩绿，茁壮成长。

麦苗已经半人多高，在微风中掀起了绿色的波浪。

金色的麦海，随风起伏。籽粒饱满的大麦穗，迎风摆动，似乎在向人们招手。

第 一 章

夕阳西下，晚霞染红了天空。

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海，在微风中轻轻摆动，掀起一片麦浪。

远处，弯曲的金泉河水闪着银色的光亮，静静地向山谷深处流去。

肖长春背着行李，在麦海里穿行着。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身边的麦子，麦穗从他掌心里向后滑去。肖长春的脸上露出由衷的喜悦。他喜爱地掐下一棵特大的麦穗，放在手心里，两手一搓，吹掉麦鱼子，用手指默默地数着麦粒，又捏起一颗麦粒放到嘴里嚼着。深情地望着无垠的麦海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响起歌声：

燕山高又高，

金泉水长流。

群雁高飞头雁领，

书记带咱向前走。
贫下中农的主心骨，
敢斗风浪的好带头。
和咱心贴心，
汗水往一块流。
啊——
迎来丰收心欢畅，
争得山河似锦绣。

不远处传来一阵欢乐的笑声。肖长春抬头看去，只见焦淑红、焦克礼、韩小乐、马翠清、韩德大等几个青年社员正在地头说笑着。

焦克礼：“要我说呀……”

韩小乐抢着说：“要我说呀，要不是去年整党整社长春哥当了支书，领着大伙一块干，今年的麦子能长得这么好么？”

马翠清：“还是小乐说的对！”

韩德大：“多亏长春哥把大车拦回来，才有这大丰收，要不，连麦种都没了。”

一句话把大家说得笑了起来。

肖长春走到他们跟前，笑着说：“好热闹哇！”

大家高兴地喊着：“长春哥！”“长春哥，你可回来了！”把肖长春围住了。

肖长春笑着问：“干什么哪？”

马翠清等说：“看麦子哪！”

焦淑红问肖长春：“水库完工了？”

肖长春：“快了。”

马翠清问：“那你怎么回来啦？”

肖长春笑着：“你猜？”

焦淑红：“甭猜，准是为了分配的事儿。”

马翠清：“分配还不现成，社章上都写着哪。”

肖长春收起笑容，说：“翠清，初级社的时候，社章上写着能跑买卖么？”

马翠清：“没有哇！”

肖长春：“那为什么偏要有人那么干？”

马翠清：“嗨，你真会批评人。”

焦克礼指着地边的树墩说：“长春哥，快来歇会儿。”

肖长春叫着大伙：“来……”大家都过来围坐在一起。

韩德大举着一棵麦穗：“长春哥，你看这大麦穗！”

韩小乐对肖长春：“你猜有多少粒？”

韩德大也说：“你猜！”

肖长春伸开手，露出握在掌心里的麦穗，说：“七十二！”

韩德大：“嚯，你可真行啊！”

肖长春含意深长地问大家：“今年是高级社的头一年，又是个大丰收，大伙儿是怎么想的？”

焦克礼抢着说：“多卖余粮，支援国家建设呗！”

马翠清：“对呀！”

肖长春又问：“全村人都是这么想的么？”

马翠清回答不上来，看看刚挨她坐下的焦淑红。

肖长春问焦淑红：“淑红，马会计把预分方案做出来了么？”

焦淑红生气地：“哼，你去看看吧！”

二

夜。东山坞高级社办公室。桌上放着帐本，点着一盏罩子灯。屋内一角搭着一张小木板床。会计马立本逍遥自在地翘着腿，斜躺在行李上，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耳机子。他的影子随着耳机子里的节拍晃动着，投在墙上。听到高兴处，情不自禁地：“嘿，真带劲儿！”

肖长春背着行李，出现在门口，问：“什么事儿，那么带劲？”

马立本闭着眼睛，厌烦地一摆手说：“别打岔！”他抬眼一看是肖长春，急忙摘下耳机，挂在墙上，噌一下子坐起来，有点忙乱地说：“哎哟，长春回来了！”

肖长春走进房来，问：“马会计，预分方案做出来了没有？”

马立本一面穿鞋一面察看肖长春的脸色回答着：“分户的帐目统计得差不离了……”

肖长春皱了皱眉，放下行李，在办公室桌旁坐下，翻了翻桌上堆着的帐本，问：“马会计，我给你捎信来有二十多天了吧？”

马立本连忙答应：“对，对。”

肖长春严肃地问：“怎么还没做出来呢？”

马立本一边给肖长春倒水，一边支吾地：“马主任说这些天农活多，我寻思多干点活。”

肖长春：“这二十多天都出工了么？”

马立本：“不……”

肖长春：“这么长时间，应该做出来嘛！”

马立本倒了一碗水，放在肖长春面前，坐下。

肖长春接着说：“分配是件大事儿，大家都很关心。咱们早点把预分方案公布出去，高级社的优越性看得就更清楚了。”

马立本连声附和：“对，对，对！我保证尽快搞出来！”

肖长春站起来说：“抓紧点！”

马立本答应着：“哎！”

肖长春拿起行李，向外走去。马立本在后面问：“长春，回家呀？”

肖长春答：“不。”走出门去。

马立本沉思着把油灯吹灭。

三

深夜。东山坞一片寂静。

饲养员马老四提着风灯和饲料桶向饲养院走来。

肖长春背着行李，从社办公室出来，沿着村街大步走向

饲养院，见到马老四，喊：“四爷！”

马老四闻声举起风灯照了一下，停住脚步，高兴地说：“哟，长春，我估摸着你这两天就该回来了。”

肖长春大步走到马老四身旁，亲热地：“听到什么风啦？”

马老四指着饲料桶说：“等我忙完这个再跟你细说。”

肖长春看了看料桶问：“这干什么？”

马老四：“给咱们小牲口加点养料。”

肖长春高兴地问：“下驹啦？”

马老四伸出手指：“一匹小马驹，一头小骡驹。你不是说咱们要加一挂胶皮大车么？到时候，它俩正好是一套。”

肖长春笑了，说：“您想得真远啊！”

马老四关心地说：“长春，你道上走累了，快回家歇歇吧。”

肖长春：“不，我到百仲大叔那儿去。”沿村街走去了。

四

韩百仲家。简朴而整洁。

肖长春坐在炕沿上，爱抚地看着熟睡的两个孩子，给他们掖好了被。

韩百仲掀开门帘走进来，摘下草帽，挂在门旁。

肖长春站起身，迎上来，叫了一声：“百仲大叔！”

韩百仲惊喜地说：“长春！哎呀，你回来得正是节骨眼